

一坯土墙，一口水井，
一页砖头，一扇大门，一棵柳树，
无声地诉说着这户人间颓废的
过去以及辉煌的现在……

凡人

的风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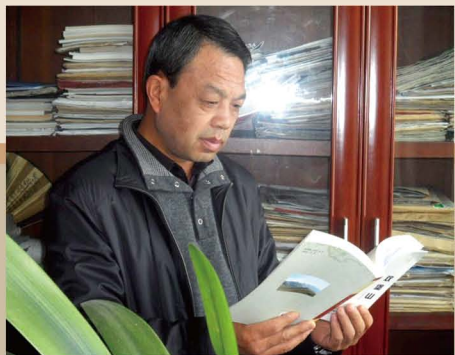
王小龙◎著

FANREN DE FENGJING

书中以丰富多彩的静宁地名脉络，
通过采访当事人，记述百年米村庄的兴衰变迁，
感悟历史，绘就独具特色的乡村画卷。
间或记录坎坷经历、家庭琐事、凡人心路，
描写世间百态，
讴歌壮丽人生，赞吟无限风光。



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



王小龙，1963年9月出生，静宁八里小山村人。平凉市作家协会会员。甘肃省委党校培训部毕业。做过两年民办教师，后被录用为国家公务员，先后在静宁县细巷乡人民政府、静宁县政协、静宁县委宣传部工作。现供职于静宁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局。

责任编辑：杨继军

封面设计：马吉庆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凡人的风景/ 王小龙著. —兰州: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, 2013. 5

ISBN 978-7-5527-0129-6

I. ①凡… II. ①王… III. 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105700号

凡人的风景

王小龙 著

出版人: 吉西平

责任编辑: 杨继军

封面设计: 马吉庆

出版发行: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

地址: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

邮编: 730030

电话: 0931-8773224 8773148 (编辑部)

0931-8773112 (发行部)

E-mail: gsart@126.com

印刷: 兰州瑞昌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: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

印张: 23.75

插页: 2

字数: 380 千

版次: 2014 年 5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~1 500

书号: ISBN 978-7-5527-0129-6

定价: 48.00 元

(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图书若有破损、缺页可随时与本社发行部联系更换)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自序

时至知天命之年，我得悲哀地承认，写作已成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在无限多洁白的电脑写字板上，我的思绪一发不可收拾。在夜深人静的倾诉时分，五十年的生活阅历扑面而来，欲罢不能。在这里随心所欲再造一个合乎自己愿望的世界，该是多么的神圣！特别是莫名其妙地从盘桓多日的大脑里，突然跑出一半句自认为得意的句子，便觉徜徉在虚拟的“黄金屋”中，虽无一丝点缀的成分，照旧其乐融融，快意无边。

我半生没有献媚的功夫，更无攀比的爱好，只觉得粗茶淡饭、清心寡欲，也是人到中年的两味配方。虽一事无成，幸有身后散乱的书稿，“佐证”此人在尘世间来过一遭，供熟知和陌生的人们说三道四。一贯地与世无争，还顾忌几声聒噪吗？

感激一切为书稿添花的朋友！

过客斋主
2012年冬

目录

上篇 循着地名的足迹

原安 / 3
界石铺 / 20
灵芝 / 33
红寺 / 48
三合 / 56
四河 / 63
八里 / 70
细巷 / 79
城川 / 87
新店 / 95
城关 / 102
威戎 / 110
曹务 / 117
治平 / 124
李店 / 129
仁大 / 135
古城 / 138
司桥 / 143
甘沟 / 151
双岷 / 157
余湾 / 162
雷大 / 166
深沟 / 171
贾河 / 175

一九五〇年的静宁 / 180

一九六一年的静宁 / 185

附一 静宁八景 / 190

附二 静宁新八景 / 193

下篇 凡人的风景

难忘磋跼 / 199

一、日子问答 / 199

二、尘世浮想 / 225

家事速记 / 301

一、选坟地 / 301

二、父母的作息时间表 / 304

三、家事拾零 / 305

四、我的父亲 / 307

五、遗言最善 / 310

生活实录 / 313

一、一条横幅的诞生 / 313

二、今日去看驴 / 316

三、三丁拐亲家 / 318

四、说不清的故事 / 319

五、我是一口平抑物价的猪 / 321

人生况味 / 324

一、旅途杂感 / 324

二、震湖一日 / 339

三、检查点上的野草 / 346

四、生死三叹 / 351

五、帽子的随想 / 359

六、两个支书的故事 / 365

后记 / 371

上编 循着地名的足迹

地名，是人们对具有特定方位、地域范围的地理实体赋予的专有名称。

——摘自百度文库

据地名资料载，静宁本土有各类地名 2910 条，梁岔河沟嘴湾埂坡庄堡寨滩岷坪塬寺曲队川山之类的占到九成以上，形象地代表着黄土高坡上一处处或分散或集中的村落。有的人家坐在河畔，有的人家住在沟底，有的人家修在半山腰上，有的人家独独地建在吃风梁上……它们都是具有灵性和充满气息的生活家园！一坯土墙，一口水井，一页砖头，一扇大门，一棵柳树，无声地诉说着这户人间颓废的过去以及辉煌的现在。

还有一些地名，纯粹用《百家姓》中的姓氏组成，如苏赵、何杜、郭罗、陈马、谢吕；有些还在姓氏后面，不厌其烦缀以让人顿生温暖的“家”字，如王公易家、张万锡家，叫人浮想联翩，情不自禁。这些地方，又多散布在干旱贫困的西北地区，恰与本地先民由南向北梯次迁徙、开发的进程相吻合。为了追根溯源，我首先去原安乡开始了探访。

原安

原安乡在册土地 8.8 万亩，占全县总面积的十八分之一。据当地人说，可能远不止这些，总面积应该在 10 万亩以上。因为，在与宁夏西吉接壤的部分村社，因村民搬迁等原因，仍有大片撂荒地，听任野草疯长。由于“薄田不养人”，这里的群众生活比较困难，他们形象地说：“咱们这里山大沟深，道路不通，穿个草鞋还没有脚后跟。”现在，大部分 35 度以上的坡耕地，都进行了退耕还林。山上林草多了，植被好了，空气清新了，念过私塾的李老汉，拈着一把山羊胡子，触景生情，自撰了有六个“山”字的一副对联：

高山，远山，森林山；

低山，近山，花果山。

冬日的太阳，慵懒地挂在天上；一条硬化路，随地势变幻着它的走向，时而起伏，时而平坦；路两边的旱地里，早有秋天覆盖的地膜，裹着探出头的麦苗，在幸福地酣睡；时有衣着臃肿的村妇，背着拦柴的背斗，在村口与他人毫无时间观念地说着不咸不淡的闲话；正是星期日，由香港慈善人士捐资兴建的塬头村育恩苗圃小学大门紧锁；倒是门前雪白的墙壁上，刷写着崭新的标语——加快小康建设步伐，让村人强烈地感受到时代前进的脚步，一直没有遗忘过这“山高皇帝远”的穷乡僻壤。

第一站，我便选择了塬头村的赵思文社。离开结实的硬化路面，拐入坑坑洼洼的土路，车便有些颠簸。阴洼处，仍有薄厚不一的残雪，在顽固地堆着，听任上学的学生肆意踩踏。大约七八分钟，我便看见墙上刷有白色涂料、墙上搭着无数辫金黄色玉米的赵思文社了。

支书因连日感冒，去程义壑岷打针去了；女人在家引着孙子。见我们进门，便急着舀水，取茶罐，找杯子，拿茶叶，端

馍馍，设身处地想着为在人前头跑路的男人，尽可能多地挣回一些虽看不见、但却管用、拿多少钱也买不来的脸面。

待说明来意，正跨在炕头给孙子穿鞋的女人，急言粗语地说：“听老年人说，思家在海原地震时，几孔窑塌了，全部打死了，没有留下一个人。赵家和文家，留下了几个人，仍是这庄里的两个大姓。”又说，“我个女人家，急忙给你说不清楚，今儿是星期天，他爹爹（伯夫）在家里呢，没有啥做的，闲着呢，我就给你叫去，他可能比我能说清楚些。”

胡子拉碴、不修边幅的赵老师，一直出没在四堵墙里。从民办教师到评定的小学高级教师，已快三十年了。遗憾的是，即将退休的他，仍然不知道市上的教育局长，几年间换了数人！对于他家里发生的一些事情，他似乎烂熟于心，坐在兄弟的暗红色木沙发上，两只手互相不停地搓着，娓娓道来：

“我老家是余湾赵家阴洼人，有六个太爷，都是庄农汉，没有念过一天书。老年人说过，口和舌头好得很，有时候防不住了，也要咬一口。在一个锅里搅勺，兄弟们吃亏占便宜，忍一下就过去了。关键是妯娌们，为了虱大的一点事，要争呢吵呢，一个不让一个，都想占个上风头，惹得老人伤心、生气！树大终要分权呢！这是古理，谁也拗不过。三太爷见家里人多地少，长久下去不是个办法，便提出搭开锅另过，就一个人出来，硬是步行着到了这里，开荒种地，购买牲畜，把赵家的根扎了下来……从我记事起，赵家已在这里相传了三四辈子人了。几十年间，每逢年头节下，兄弟们之间，还一直相互走动着呢！几年前，因为一点小事，撕破了面皮，还把几辈子传下的老案，也一火烧着葬了，从此把亲戚路给挖断了，再一直没有往来过。

“我父亲也是个庄农汉，斗大的字不识一个。他能吃苦，庄农行里没一样难住他的。有个老会计，见我父亲人聪明，记性好，便叫他识了几个洋码字，在生产队里当记工员，又当队长，一直到文书。我兄弟接了我父亲的班，先当文书，再是主任，现在是支书。在村干部行道里，已有 22 年了。

“目前，咱这庄里共有 26 户 132 人，总共 7 个姓：李家 6 户；赵家 5 户；陈家、余家一样多，都是 4 户；张家和文家也是一样多，都是 3 户；还有一户范家，是西吉将台人，十几年前搬走了，这几年又搬了回来，是人常说的故土难离，还是在异地扎站不住，我也弄不清楚。只是有一点，你要写清楚，这儿从来没有一户思

凡人的风景

家，倒是有几户司家，听说早在民国二十年大地震时，人都熟睡着，院里几口土窑塌了，土一齐掉下来，全部打死了，没有留下一个人，硬是把后给绝了！

“你刚过来时，一定看见新修的学校着呢？那里以前是个堡子，墙高着院大得很。解放初期的乡公所，就在这里面办公着呢。堡子是大地主李虎城修的，听说他共有九个堡子，六个在山头上，是防土匪的；三个在川里，是展示家威的。李家在这一带，人多粮多白元多，很有一定的影响。可是一解放，啥都没有了。他本人还被莫名其妙的乱棍打死了。去年在老堡子基础上修学校，我说把堡子给保留下来，时间长了，还是个文物。可人家香港人不行，说是挡着教室光线，硬要推平，才能拨钱修学校。结果，就把几十年的一个堡子推平了。看来，还是人家出的建校钱，就得由人家说了算。几个老师也骂着说，香港有钱人一直迷信风水得很，做啥都要选日子呢！捐了几个钱，换个环境，在黄土高坡就不讲一点风水了，想咋弄就咋弄。

“由于多年来实行计划生育，加上现在的人负担重，拖累大，生育观念转变的快，养合适再也不养了，导致现在乡村小学校里，基本上快没念书娃娃了。我们八个老师，总共才教着六十几个娃娃，不到城里一个班的娃娃数儿。细算起来，平均一个人才教下八个娃娃，在宿舍里就能教了……有六个公办教师，还有一个 1985 年以后进来的再没有一丝转正机会的民办教师，也有一个一月拿不到 200 元的雇佣教师……幸亏在家门口，幸亏还能一边上课一边领孙子念书，要不然，早就不想干了。”

离开时，我凝望着坐落在半山腰排成三排被太阳一直往黑照着的赵思文社，心中有无限惆怅！百年前，就有人在此居住；后来一场地震，再加上土匪的骚扰，使一度兴旺的村庄，险遭断炊之虞……但人们还是顽强地生存了下来，从两三个姓氏增加到五六个姓氏，几十年间，总人口在一百三四十人间上下徘徊；有的人，早已与颗粒状的黄土浑然成为一体；有的人，走出大山，看到了外面更加广阔的世界……节衣缩食的赵氏四辈人，在百十年间，呈现出不同的生活轨迹！太爷爷脚穿草鞋，一步一步从余湾步行到原安“安家落户”；爷爷一双泥脚，披星戴月丈量着生产队的所有地块；父亲总算穿上布鞋，在泥土台上教书育人；孙子在城里打工挣钱，还购买了一套楼房，已将奶奶接到城里，让她端坐在暖气片前，透过雪白的纱窗，细看逼仄的街道上如蚁的人群和喧嚣的车流……如果将阿阳古城定为坐标，他们的父辈是没有心思和能力，在城里寻找一处“立锥之地”的，他只能远躲乡下，

靠力气吃饭；而他们的孙辈，已显然不能循规蹈矩地重复父辈的老路，在只有二十多户人家的地盘上“坐井观天”，他要尽可能涌入到时代洪流中去……摆在赵老师面前的问题很纠结：是去城里看儿媳的脸势侍奉老母亲引孙子念书，还是在乡下照顾父亲和女人一起耕种划在儿子名下的几亩责任田，细一想，该先迈哪条腿，还真是个问题！但又仔细一想，赵思文——这个已成定论再也无人操心更改的地名，在今后能够仍旧一如既往地以显赫的“赵”氏领头，便又觉得没有一点负担了！这个星期天，赵老师过得还是比较多彩的！既滔滔不绝地讲述了祖上披荆斩棘的辉煌历史，还结识了困在斗室里想着无边心事忙着写民俗的“早生华发”人，明天够给同事们说上半天时辰的……

百富村有八个社四百多户一千多人。这是我去的第二个村。整个村子，夹在两座山之间，从远处看，颇似一个倾斜的簸箕，由高到低，分布着八个社。秋季进行了大规模的覆膜，成捆的地膜被无数双辛劳的手，一寸不留地覆盖在地上。只待春上冰雪消融土地解冻后，村民们手提铲子，躬腰在地垄上点种玉米。若是雨水和节，秋季又该是“秋收万颗子”了。正在炉边喝茶的贾主任，兴奋不已地说：“现在政策好得很，庄农人一年要闲满满的五个月呢！”

斜靠在被子上的九旬祖母，满脸的慈祥，附和着孙子说：“乡里头人少空气好，吃啥都香得很，所以我急忙不得死。把这急着吃我献饭的一帮馋鬼，都快要急死了。每天都要急着进来几遍，看我死了嘛没有！”老奶奶一点不忌讳“死”字，想说多少是多少，都当成口头禅了。

“反正你比我爷命大，我爷没享上多少福，在土地下放后几年就走了。你已经多活了二十几年，做的木头匣匣和我姑缝的老衣，都快孽（朽的意思）了，你咋还好好地活着呢！”孙子仍旧是不依不饶。

“那是我的命大着！”老奶奶继续斗嘴。

“这儿社叫个李百祥社，咋大多数人又姓贾，是咋回事吵？”我细声问。

“我们这儿有个顺口溜：凡家洼上没凡家，罗家湾里没罗家，同样地，李百祥家也没一户李家。人都到啊达去了，都叫民国八年的地震，一晚夕给埋沃也（终结、完成之意）了。地震这东西不长眼，见啥灭啥，连一座山都能摇平了，还把一个小小的人，给算啥呢！所以，现在这里的大多数人家都姓贾，据说老得很的先人，是一个姓贾的秦安货郎担儿。人很清俊，精明，一根扁担上挑着两箩筐针头线

凡人的风景

脑，装着糖果、发夹、红头绳、雪花膏、香胰子，手里摇着咣啷咣啷的拨浪鼓，走村串户混肚子。一看咱这里，地都摇得平闪闪的，便驻下不走了，引女人生娃娃，才有今天这个湾里几个庄子里的人！”老奶奶头脑十分清楚。

“现在多的人，把我庄里叫贾府！年收入百万的有几家子哩！城里开馆子的，外面搞工程、跑大车的，都富得很！我想着，是老先人把村名字安对了，不叫上个千富，或者叫个万福，咋就端端地要叫个百富呢？”贾主任口才也是相当的出众。

“难道这村名，是由一个叫李百福的人名慢慢演变过来的吗？”我想打破砂锅问到底，有些穷追不舍。

“这就不太好说了，一时半会儿说不明白。”奶奶和孙子都有些语塞。

“咱就说些其他。”我极力引导话题。

“说啥呢？没说头，人到老了没活头！我娘家是前头湾湾里魏岔人，打二十头上嫁到李百祥贾家以来，把啥苦没下过，把啥气没受过？吃的亏，享的福，只有我和死老汉心里清楚！人家命大，走在我前头，在地底下享福躲心闲去了，把我一个人丢在屋里面。人常说：儿走了儿房里，女走了女房里，把老娘扔到古房里，这话儿是石狮娃的屁眼门——实腾腾的。你是搞计划生育的，千万不要见怪！那时候，没有这方面的政策，除过种地，就是养娃娃。我养了八个娃娃，四个儿子，四个女子，都一把屎一把尿地拉扯大了。老汉命薄，没有多享上几年福。我算命大的，庄里现有九十以上的三个老婆子，我就能算上一个。耳朵好着，听起亮亮来；牙板好着，吃起香香来；只是从去年以来，到门外面转着游去，要把拐拐捣上呢，防止踩不稳了摔一跤。你揣吵，炕填的热热的，火架的旺旺的，茶叶缸缸满满的，尽是一些油光纸包的碎蛋蛋好茶叶，就是一天煮着喝，也急忙喝不到啊达去。哎！有时间半夜睡不着，猛地还想起我的大后人，他从小一直爱喝茶，到头来却没有喝上几口好茶。他嫌他大一个人睡在地下心急得很，就把我一个人扔下，给他大在阴曹地府里做伴儿去了。我养的老大老实，没有一点儿心眼，不会给人施一点路数，在庄里没有惹下一个人渣渣儿，都说是打着灯笼难寻的好人。他还没有给我脸上苦一把土呢，就急着一个人悄悄走了，已有十几年了……”

“你老人家说的好好来，咋又说开伤心事了？怕是脑子里有问题了？”孙子在地下转着圈，打圆场遮掩。他早逝的父亲就是这老人家的大儿子啊！

“把你的嘴悄住！我心里明儿白的，我给这个人说些我心上的话，多少就能舒

坦些。”老奶奶得理更不饶人。

“你家的事情，在庄里一直好得很。老四不当干部了，大侄儿又接着干上了，尽是头前哩跑的人，人都尊抬得很。”另一个人附和着说。

“老四现在做啥着呢，咋不见人？”

“他啊，跑烂鞋跑惯了，屋里一阵阵坐不住。不当干部了，和人合思着在双树梁上开了个麻将馆，吃住都在务达呢！爱喝两盅酒，天天醉得不像样子。我身体利爽好着呢，他也就少操心。屋里头有儿媳妇子，端吃给喝的，没他着一样。我光重孙就有13个呢，天天在屋里出来进去地跑着看着，万一啥时候不行了，他们就把我一个死老婆子拉着抬埋了。”双腿一直盘着的老奶奶，又恢复她乐观开朗的神态。

“我碎姑姑家的女子，念书乖得很，给老奶奶把气争了，前一晌，还考了个什么联合国的公务员，现在兰州城里上班着呢！”贾主任脸上也泛着迷人的红光。

离开贾家后，我特意在半山坡上逗留了一会儿。我苦苦寻找的李百祥，现在看来，只能是一个停留在书面文字上的符号了……这个温暖的名字，在做了若干年人名之后，又被情深义重的乡下人，唤成了一个永久流传的地名。这是李百祥的骄傲，也是百富人的福分！我一时猛地联想起，说不定李百祥的老哥或兄弟，就是响彻半川的李百富呢！只可惜，我手头没有多少书面文字，来证实这一大胆的猜想。过去是李家的世事，现在是贾家父子轮流执掌这里的事务。本来，我还想找贾支书了解一些情况，但不巧的是，他今日有事。他的二叔母昨日从高台县连夜拉来，要在这两日内下葬，将一把骨头埋在老汉的一块儿。这个可怜的八旬老人，在气咽异乡之后，又受了多少颠簸和寒冷，死活要在百富占一坨儿荒地，在地下继续看着这里熟悉的一切。她没有文化，大概不知道文人们创造的“叶落归根”，但她知道，她有两个儿子，一个孳障守在家中，一个心眼多移居高台。她还有一个早她几年离世的死老汉，她要最终守在海汉身边，一如活着时的那样。儿孙自有儿孙福，他们今后日子过得咋样，远不是老奶奶所能考虑周全的，还是一句老话“谁把谁好，各把各好”！今日发生的这一切，远不是李百祥、李百富们所能想到的，一个人说没就啥都没有了，还不如一根冰草，只要根在，今年枯了，明年春天又会发芽……

我一直怀疑姚河，是不是“摇河”的谐音？是民国二十年上的一场大地震，把一座山，在瞬间轻而易举摇成了河吗？

姚河村现在的地貌，基本上是支离破碎。这儿已有几户人家，那儿又是几户人

凡人的风景

家，都是居住在半山腰上，似乎一股大风刮来，就能将他们连人带房吹到沟里去。沟里也没多少水，坝塘近乎干涸。虽然有新村部，但大门锁着。有八九个老汉，分成两摊，正在太阳底下玩纸牌，一脸的满足。还有两个人，将三轮车前滚子打歪拧着，刹了车，停在半坡上装玉米秆。一个人从地里往前抱，一个人在半空接了往车上装。冬日的乡村，了无风景。时有风吹过，尘土不断，更让人添乱。

好在这儿有个名叫“张天师”的社，可以让人发半天愣，思古之情油然而生。老队长正在院子里下粉，平铺的塑料纸上，摆着几把还在滴水的粉条。厨房里雾气腾腾，勺和锅发出声响；帮忙的几个男人，脱了外衣，挽起毛衣袖子，右手在黑瓷缸里捞着粉条。老队长惊呼大叫：“今儿个是啥风，把你给吹来了！一下，一下，赶紧到屋里炕上喝茶暖着走。”

“我在这队里当了十几年队长，听的多，经的也多了，但就是没有见过张天师家的一个人。听庄里老年人说，这户人家就是这里最早的人家，后来不知是什么原因，整家子出外了，到底走了啊达去了，庄里人谁也说不上个所以然。人家也从没有回来上过老坟，也同庄里其他人没有联系过。现在说起来，就像是悬在天边上的一个人影儿，像有这么个人呢，又像没有这么个人儿，很模糊，一点不真切。但人家的名字，自从当了这儿的地名之后，就接辈传辈一直叫下来了，一直到了今天。

“庄里现在有 34 户 172 个人，有 7 个姓，分别是伏家、刘家、陈家、张家、叶家、王家（刘家招的上门女婿）、李家（刘家带来的一门子人）。最大的姓，还是我家伏家人，现有 6 户成十口子人呢！”

“我的老家是秦安县安伏乡人，据说这里是伏羲诞生的地方，西汉时间的成纪县，地盘大得很，咱们静宁和秦安都连在一块儿，由一个县长管着呢！秦安县人口多，土地少，为养家糊口，男人担一个货筐，放上些针头线脑，穿上一双手编的麻草鞋，就各儿四处走开了。听说最远的走到西藏了，把磕头拜佛的藏民都吓了！我家光阴不行，打太爷手上起，就迁移到这儿生活，按每 20 年一辈人计算，起码也有四五辈子了。这里土地宽广，只要肯下苦，填饱肚子，容易得很！我和下面一起坐案接纸的几家子，原来还一直当亲戚走着呢。这些年，咱光阴不行，娃娃老实，女人有病，别人很看不起，就再没有往来过。我的个碎队长也当不成了……”

“女人的病，是七九年公社里搞结扎时弄下的麻达。把本应该打在屁股上的麻醉药，给打在了脯子眼（肚脐眼）上。刚开始，光是觉得腰痛；后来，腰就一天比

一天劲大，往一块儿搯开了。哎，眼一转都 33 年了，现在是一天比一天严重！你瞅瞅（用手指窗外），她的腰快沾到一块儿了，死了都装不到棺材里去！去年通了自来水，龙头在锅头跟前接着呢。家中啥都没有养，不是我不爱养，而是看着她躬着腰，端个碎盆盆，提个泔水桶，每天三次给这些畜生揽着和食，我心里不忍啊！还有我两个人的饭，她得双腿跪在案子上揉面。一边揉着，一边还要操心灶火里的柴火……我是个粗人，心里咣唧大着呢！干脆就收拾了一个 75 马力的旋耕机，谁叫了跟上谁走，啊达都去呢。只是为了躲远些，叫她少做一个人的饭，少受些罪……

“大儿子在贺兰打工时，恰好有一户人家死了女人，他只生了一个女子。儿子和这女子接触了几次，都有些意思。女子想跟着儿子到咱家，但她老大大死活不愿意，说了硬话：‘把我抬埋了，看你两个走啊达去呢，我就不管了！只要我活一天，你娃娃就得给我当一天上门女婿！’咱家娃娃已经三十好几了，查访了多年，也没有说下一个合适的。大儿子征求我的意见，我牙一咬，就同意了，起码不要叫他打光棍了！二儿子也是人家嫌弹家寒，婆婆还有病，托扯了好多人，才在西吉平峰说了一个。过门满十天，就犯了病，浑身脱得光光的，各儿四处乱转，把人就辱死了。侧面一了解，原来这是个瓜子！赶紧叫人引了回去，权当把几千元撇了，以后再慢慢寻媳妇子……”

我往出走时，那个满头白发、腰快弓成直角的女人，急着从厨房里出来，双手在护襟上擦着：“浪着吵，我急着腾锅着做饭呢，吃了饭，再慢慢走吵！”此刻，我嗓子里像塞了一根鸡毛，噎得说不出一句话来。我无力地朝他们摆摆手，祈盼苦难的日子早日结束：女人的腰再不了疼了；六十几岁的老队长，再不要开个旋耕机，在陡坡地上拼老命；远在贺兰、上了人家门庭的大儿子，早些生个叫人长精神的娃娃；小儿子早日娶上媳妇，伺候眼泪早已流干的婆婆……

一辈子人，要分成几十截活呢！有时间，是宽阳大道；有时间，又是段羊肠小道。有时候，让人抬不起头；有时候，得把人的腰压弯！伏队长老两口的今天，正是这个尴尬的样子。一个最基层的小芝麻官，每日要和乡邻们“低头不见抬头见”，难免有磕磕碰碰的事。而今，他自己“倒台”了，免不了有些不怀好意的人，要看一下“河大水涨”。我难以设想，一个手脚已显笨拙的老驾驶员，在坡陡岔峭的地里，开着旋转如飞、刀光闪闪的旋耕机，该多么让人揪心！这个家庭的无数悲剧，已远不是“张天师”所能控制了的。鉴于此，我宁肯把此地叫做“伏家嘴”算了，

凡人的风景

也好安慰我枯寂的半截愁肠……

在山的又一边，又有一个李百英社！真让人喜出望外。难道他和山那边的李百祥以及我望文生义幻想的李百富们，真是“同姓不同祖”的亲堂兄弟？

“你说的对对儿来。”一边往炉子里架炭一边同我闲聊的高文书，满口肯定地说。我心中一阵窃喜，尽量掩饰着。

“想当年（文书走南闯北惯了，居然能把兰州女子轻而易举地引领到马圈山巅，确实有本事），李家在本地已是首屈一指的大户人家了，有土地千顷，牛羊满圈，骡马成群，金银无数，整个百富川里都是李家的地盘，为他家干活的长工数以百计。古话说：骄奢生淫逸。一些兄弟整日里无所事事，吃喝浪荡，还出手大方，不知长工辛苦。稍有不顺，便拳打脚踢，克扣工钱。大掌柜看在眼里，急在心中，盘算了一着妙棋。三十晚上，点亮灯火，在上房议事。大掌柜环顾四座，朗声说：‘前些年，一场地震，险些让我们命丧黄泉，托祖先庇佑，总算躲过一劫。近年来，匪患猖獗，多如牛毛，常让人夜不能寐。我前思后想，咱家树大招风，最容易让人惦记。为做长远打算，我意见叫百祥牢守此地，百英即便去山那边另辟天地，以做长远打算。不知道，各位意下如何？’百祥、百英都说：‘愿听大掌柜调遣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！’第二天，黎明时分，李百英即率部分人马，辞别了家人，来到南营，收拾山河，从头再起。

“李百英生性软弱，胆小怕事，走路怕踩了蚂蚁，想事怕树叶掉下来把头给打了。刚开始，家族生活还有个大气派，后来，众人摸透了他的脾气，捏撮撮，搞伙伙，令不行，禁不止，吃里扒外，藏在柱子里不显身。几年后，外人乘虚而入，吃光了喝净了偌大的家业。李百英只得败走麦城，灰溜溜回到百富。人们还算有点良心，头碰头在一起商议了半天，为纪念这位开辟疆土的创始人，便把此地起名为李百英社，与山那边的李百祥社遥相呼应互为犄角，恰似一只大鼎的双脚，不偏不倚地横跨在山梁的两侧！

“李百英社的李家人，早已不是大姓了！”高文书喝了一口茶水，润了一下喉咙，双手捏着手指头，“我给你慢慢计算一下，这个庄只有 27 户 134 人，却有 10 个姓呢，杂得很！韩家、夏家、魏家、白家、吴家、周家、姚家、高家、肖家，最后一个就是李家了。这些人家，都是陆续从四面八方，为躲土匪或者为了逃荒来到这里的。虽然在一个庄里平静地生活着，但风俗习惯还是有区别的。比如只有一户